

卷
貳壹

士
材
三
書

R2-51
23

醫
吳門尤生洲先生輯

宗
必

昔

合
鑄
增
補
士
材
三
書

內附針灸穴圖

堂梓行

序

雲間李士材先生近代之國醫
也所著書甚富其行本曰診家
正眼以審脈也曰本艸通玄以
辨藥也其藏本曰病機沙篆則
治法備焉尤爲枕中秘云予

子生洲爲先生高弟

一錄之

顏曰士材三書而問序於予予

非越人烏知醫道哉然嘗讀史

記至倉公傳而異之夫司馬氏

家學乃天官書耳太史公之不

解刀圭鍼砭猶太倉公之不識

象緯曆數也其所據以立傳者
不過取其自述之言與已驗之
事耳然太倉之名卒得太史公
以傳若李先生之人與書傳矣
予又何能傳李先生顧我念之
天下之物可以生人殺人者常

兵與藥而其用亦相似良將之
用兵也必察其地之高下險易
料其衆之虛實勞逸而後攻守
劫伏之法行焉良醫之用藥也
診其脈之浮沉遲數體其性之
溫涼甘苦而後補瀉收洩之法

士材三書序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其書類多湮沒不傳儒者表章六經
斷以典謨爲首非特信所可信亦以詞旨雅醇足以啟人
誦習非若古文奇字離奇佶屈不可以句讀求也獨至醫
迫之書則遠祖炎黃其文簡質古奧非經箋釋不克盡通
其蘊間有白首編摩徒知隅幅而無縱入其堂與者無怪
乎習醫者多而神明斯道者鮮也夫良醫之療疾猶良將
之用兵虛實強弱標本先後無異敵人之有堅有瑕有衆
有寡也尺寸以測之形色以驗之無異斥候以探之且謀

以察之也鍼砭藥石以搏去其邪無異批亢擣虛形勢
禁也至於寒熱溫涼各適其宜奇偶重輕各得其用又無
異兵家之使詐使貪用奇用正也暗於料敵者不能以決
策拙於用衆者不能以制勝而竦於偵候者亦無由以料
敵三者不備而能百戰百勝者古未之有也醫之爲道何
獨不然而顧可以易視之邪自靈素以來代有作者然或
詳於病機略於察脈或止明診候不及證方或徒標治法
罕明藥性如本草有經傷寒有論脈經有書非不足補前
人之未備而其間意見之專神思之熟固有各得其一面

難以相着者矣矧其下焉者乎且世運由淳而之漓民實亦隨時而漸薄地形有高下之各異治法亦遂有南北之殊宜泥於古者不可愈今疾拘於方者不能療遠人此不待智者而後明也乃求之往哲鮮有全書間有集者亦不過彙諸家之言以供後人之採取未有折衷簡約獨標指歸炳若日星昭如雲漢足爲後學之津梁如吾李夫子者也夫子心通杳冥識參造化其餘治病不啻如孫吳之行軍應變出奇不拘成律而所向披靡目無堅壘其所生全蓋不知其幾千萬類矣而又恐從心之巧不能喻諸人人

蓋不賦其幾千萬錢矣而又恐其必之而不進命諸大人
軍無變出者不所然斯而復回班觀目無望其也全
出夫于必嚴查其滿參故出其餘也既不帶收解其之
疑故昔日果能收得萬里外海學之戰果收得率決于首
嚴稟請采之言以出為人之社規未可也其商條對對
游習情而游訓出穴末之五許難育全書聞有美新亦不
移宜或效古者不可也今或味然文者不謂其或入也
亦創其而漸然此其情高下之各異命去亦遂有商出之
以心時情皆矣既其年許皆平且世軍由真而之誠以實

必不遊却致欲來出今三書具在錄明平武實錄錄
門互跡刻豐頰其大以或用皆意為登科規幾次主之者
氏之典矣其未錄或亦皆尚矣乘何難辨清對音地前同
香書書其嫂十蘇其去占廿廿香亦列懸前國門尊為不
全道乘自澤平唱賦平許對幾命之郡因身命發求主規
驚昏醉其一言以攝敵及開其心賦一空範機長如謝全
不駭張安道會取果時夏安筆言去亂其辭懸則素誰京
竄口慈軒無天國地帶四十鐘平土自揮如不乘百家類
事以戰一御不可以壽萬世外景出其外野筆之為書用

可以澤一時不可以壽萬世於是出其所得筆之爲書用
廣仁慈俾無天闕研精四十餘年上自軒岐下迄百家摩
不殫究爰能會通衆說貫穿羣言去膚取精黜俚崇雅使
讀者得其一言片語猶足開拓心胸一空障翳况或睹全
全哉乘自髫年卽親手指授提命之暇因得徧窺先生所
著書書凡數十種其先已行世者亦旣懸諸國門尊爲不
刊之典矣其未經流布者尚多乘何敢秘諸篋笥與諸同
門互相校讐取其尤切於用者急爲登梓庶幾先生之苦
心不致泯沒於將來也今三書具在將明乎虛實強弱標

醫補診家正眼序

天下操生殺之權者惟君與相耳乃權位而外又有醫士焉人知君相不易爲不知醫士尤不易爲蓋君相之生殺人其道顯而共聞醫士之生殺人也其道微而難辨其難辨者何哉藏府在內以三指測之稍有謬誤生死攸分故昌黎有云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脈之病否而已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也西晉王叔和氏所著脈經其理淵微其文古奧讀者未必當下領會以致六朝高陽生偽訣得以行於世而實爲大謬士材李夫子以良

相之才而屢困場屋數奇未遇旁通黃岐之學遂登峰造
極足以繼前賢而開後學著爲正眼一書真暗室一燈與
叔和脈經並不朽於霄壤間孰謂良醫之功不與良相等
哉向有原刻始於 本朝庚寅惜乎卽罹散失越十年予
重加考訂付之剞劂復校本草通玄病機沙篆合爲三
書行世已來將五十年使遐陬僻壤咸得似淑李夫子矣
奈其板將頽且更思有未詳如四診之類僭補無遺重登
梨棗今四方君子讀之悟其理以大其用而醫士之不易
爲者可共爲焉豈不甚快吳下門人尤乘拜題

管鬪藉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固知畜於
天者不能豐於人也天與人交受其極而道濟天下則吾
師李先生真其人矣昔先文敏公與吾師尊人震瀛先生
暨長公念山先生兩世年譜且以大道旦晚就商於吾師
最稱契密與也以故稔生平甚悉吾師以七步才春秋十
二輒童試冠軍觀場者九副榜者再而奇於遇遂隱居樂
道受記剪於尊宿不復向人間染世腴矣無奈證岐黃之
微者四十餘年著靈蘭之典者甘有餘種且名滿天下安
得不屢滿戶外耶悲願弘深既嗟當世之枯復振千秋之

鐸嗟自六朝以至今日脈義晦於高陽今古靈於幽谷因
撰脈書二卷撥其霧翳藤纂措之光天化日在內經爲印
泥之契在偽訣爲頂門之針命之曰正眼者亦猶竺乾氏
之摩醯眼開着着用中遂覺舉世之肉眼皆偏耳是刻普
通行使天下後世有導途之適無亡羊之歎軒岐已墜之
統一朝而續其神燈則所懷者不已大而所汲者不已深
乎虞之立雪於師門也裘葛甫更而贖籃羞醒竊其餘燄
以微諸指下幾於聲應响而影隨形也不謂當吾世而
池之水依然在也而斟酌焉而飽涵焉而分其潤以通

縱不能壽天下以繩先聊且壽一方以寄志而受光於
正眼也宏矣太史公曰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
少茲且挾正眼爲指南上讀三墳下綜百家以療道少之
病虞卽嗇於天乎而習服衆神將與造物者衡矣斯初心
慰矣

門人董虞晉臣百拜撰

凡例

一脈經撰自叔和歌訣僞於五代俗工取其便利不究原
委家傳戶誦熟在口頭守而勿失寧敢於悖內經不敢
於悖口訣吾師是以辭而闕之援據經旨條列圖文日